

度橋

月 松



因為從事廣告行業，我總是離不開各種「度橋」，深夜集體「頭腦風暴」是常態。「度橋」一詞是從香港同事口中學來的，因為項目總監常在視頻會議上焦慮地呼喊：「快啲度橋啦，聽朝就要交proposal（計劃書）啦！」反觀人稱「橋王」的軒仔每次都會淡定答道：「咪嘈啦，反正我哋會度掂佢。」

在粵語中，「橋」即是「橋段」（idea），「度」，意為揣度、計算、測量。「度橋」是以前戲班的行話，特指編寫劇本，現在延伸為「設計」，想點子、出主意。點子多的人自然成為「橋王」，高明的辦法和對策是「好橋」，鍍主意則為「屎橋」。那「橋」，可謂架設於人的大腦內，如果不好好付度，智慧就不會跑出來。

廣告的工作內容不少是圍繞創意，即是「度橋」。「橋」從何而來？當然是要懂得講故事。相信大多數人喜歡聽故事，小說、電影、漫畫的流行就是明證。廣告是溝通的藝術，只有與人對話，才能洞察人性需求，文案才

接地氣、有溫度，更易被人接受，使品牌產生「情感溢價」。就我的經驗而言，好的故事通常不是在辦公室想到的，也不是單靠數據調查得來的。我們活着，便有不斷發生的故事，有時好故事就在身邊，只是看你怎麼樣去聆聽和講述。藝術來源於生活而高於生活，兩者本來就是相輔相成的。我也算是個有一些經歷的人，平時熱衷與別人分享故事，每次朋友聽完我的故事，他們也會講很多的話，多數時候都是受益良多。因為他們的思維方式有一些不同，彼此有了重新的認識。這大概是故事的魅力吧。

除了與人交流，我的靈感源泉之二是保持閱讀新聞的習慣。新聞是經過篩選的故事。在新媒體時代，傳統紙媒式微，即使微博、微信等平台日益壯大，也不意味着刷刷手機就能全面攝取信息。社交媒體在快和新奇，為我們提供新鮮的話術或語言風格，幾年前剛入行，當時的老闆要求我們每天讀報、每周交讀書筆記，如今回想那段時間，自己的視野、格局乃至文筆的確提升得很快。

廣告之所以被買單，在於創意妙，講好故事，其實是在講生活，生活本就是故事。



HK 人與事

《環球記者》傅國豪這一句話真是震撼了我。那是一位受了個人委屈，而依然沒有改變對香港熱愛的表態，記者生涯，注定他必須經常來去。我們更不用說了，我們已經居住在此四十幾年，最寶貴的歲月都留給了香港。

海外的朋友都說，香港的酒店這時候都降價了，連五星級、四星級的都那樣了，要來現在來。聽了不知是喜還是悲？在不少國家發出風險警告的時候，依然有願意來香港的文友，即使只是為了享受一夜只有七百元五星級酒店，我們還是該說一聲謝謝吧。這也從反面說明香港過去酒店的昂貴令人咋舌，反證着香港旅遊業曾經有過輝煌的黃金歲月。

旅遊業跌了四成，我們平靜安寧的生活也受到了影響。以往香港是經濟社會、繁華一都。一早起來，煮水冲咖啡早餐後，完全不需要關注今天香港會發生什麼，打開電腦就是一天敲鍵寫小說散文的開始，而每天下午太陽快落山的時候，都會在海濱漫步，有時還從海逸豪園沿着海濱、途徑紅磡碼頭，再往尖沙咀方向走去，抵達星光大道，全程至少兩三公里，有次，為了寫篇《星光大道新韻》，我還往返了兩次。

習慣了的生活秩序，忽然被打破了。還真懷念前幾年的那種靜態生活。那時，文章寫得真快，如果是創作長篇，查對資料、小說背景，再辛苦都沒關係，點點滴滴的汗水都可以結下一次次豐碩的果實，字字句句都記錄着社會的滄桑和時代的風雲。那時，開心果般的小孫女，成了調節我們一天緊張疲勞的小天使，或者從附近兒子的家帶她過來和奶奶玩樂，或者奶奶陪伴她午睡後，醒來再由我這個爺爺陪她玩滑板車和盪鞦韆。現在無論早晨醒來、午睡起身，第一件事都改為看新聞了，看這兩天局勢有什麼新發展。女兒出遠門，過飛機場堵塞事件，為他們緊張擔憂，但願他們一切順利；兒子媳婦出門，發「遊行日程表」給他們，並交代「供參考，注意安全」。什麼時候我們變得如此擔驚受怕？什麼時候我們辦事要看老皇曆的黃道吉日外，還要在出門前查看這以前沒有過的日程表呢？

最令人懷念的是，孫子還處在兩三歲時，我還推坐在小推車上的她，乘升降機上落地鐵，再入車廂，乘上兩三個站，再在月台推一段路程，進入車廂回家，我與孫子美其名曰「爺孫一起乘地鐵」節目。自從地鐵成為高危地區，這類節目也成為絕響，連我們大人走到月台、進入車廂，都膽戰心驚，生怕車廂不安全。

平安的日子，不時有東南亞的文友來港，或者是專門來香港度假，或者是赴內地探親、開會，香港成為其中轉站，他們都會打電話，我們也少不了為他們餐敘洗塵和安排節目。印尼華人朋友喜歡港式飲茶，那些精緻點心，都是印尼比較罕見的，雅加達較為

我依然愛香港

東 瑞



▲星光大道在翻修後重新向遊客開放

資料圖片

大型的酒樓，點心師傅大多都是從香港聘請的。除了飲茶，印尼華人朋友也很喜歡購物，有的，要我們帶他們到旗艦店雲集的商場，買四千元港幣一條的褲帶應酬生意上的大老闆，有的要我們帶他到廟街（男人街）掃貨，買幾打每件僅十五元的T恤，送給屬下工廠的員工。那樣的日子雖然也很忙碌，但忙得充實，有客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？

但進入六月以來，我們閒是閒，因為已經沒印尼的文友敢來香港了，我們閒得發慌，閒得今日不知明日事，閒得無法佔得先機、安排自己一周半月的時間。唉！以前攤開電子報，先看副刊的美文，如今在亂世中的香港，第一眼是香港頭條；以前香港無戰事，電視基本不必看，甚至還變成了電腦盲，不知電視遙控開關是哪一個？現在清晨六時半就匆匆下樓到管理處取免費報紙；夜晚搬張椅子，坐在熒光幕前看「對峙」的最後結局。這樣的日子真苦，靜好的日子距離我們越來越遠。我才明白，你可以不喜歡政治，但政治每天每時每刻都關係着你的安危。

不平安的日子，分外想念在香港四十幾年拚搏的日子，我對香港每一寸土地都有感情，為她每一個景點都驕傲自豪，小作《香港 你好》就是寫給香港的五六十封情書。我多麼懷念那一次又一次的景點採訪記，沒有報刊雜誌的約稿，純粹是自己的喜歡。我喜歡星光大道的寬銀幕般的大海視野，夕陽餘輝下的萬道金光上，有帆船的徐徐晚歸；我喜歡大街小巷十步一鋪的涼茶店，喝喝各式涼茶，在裏面的小小鋪面空間小坐一會歇歇腳。記得為編一本有關的書，還走遍九龍到處拍攝涼茶舖；我們喜歡赤柱、鯉魚門、香港公園、南蓮園池、太平山、中環那全世界最長的扶手電梯、大埔、粉嶺、上水一些老街……也不時帶海外朋友參觀香港歷史博



▲港式涼茶舖

資料圖片

物館、中央圖書館等展示，為各種香港特色的文化設施而驕傲。本來，香港還有一個最值得驕傲自豪的是交通的四通八達，飛機、渡輪、地鐵、火車、高鐵、大巴、小巴、的士等等齊全，沒料到的是七八月以來，交通也成為被破壞衝擊的對象，受害的僅是香港的廣大市民而已。

儘管香港一些市政措施被破壞得很厲害，人與人之間的仇恨和隔閡需要不短的時間來修補，我依然愛香港。一些居心叵測的人還詛咒，希望香港變臭港，我依然相信香港的明日還是會風和日麗，任何破壞都無濟於事。看看被堵塞的路很快就暢通無阻了，看看被塗抹、噴污的地鐵很快就清爽如洗了，看看那些都是漿糊的建築物外牆很快看不到昨日的政治痕跡了，我們有什麼理由悲觀。

我們依然愛香港，不論她可能改變了原先舉足輕重的地位，也不論制度上有什麼改革，只要平靜以後，日子依然靜好，民生恢復如初，不幸的日子、糟糕的歲月漸漸被淡忘，一樣是我們生老病死的地方。

是的，正如祖國再有什麼不足和缺點，都是我們親愛的國家；香港，被亂了多久、搞到怎樣的衰弱，我會依然深愛着她，畢竟她是我們曾經汗水浸透的家園。

康巴淘寶

小 冰



相約老同學去藏區甘孜州的道孚縣旅行。行前，萌萌笑瞇瞇地斜瞟一眼她先生老王，對我說：「他是衝着看丹巴美女去的。」老王乾脆回她一句：「不看白不看，順便也看看康巴的漢子。」

坊間有「丹巴的美女，康巴的漢子」一說。有傳，丹巴是古代哪個漂亮女王的故鄉，又說是西夏皇族的後裔。真假無法考證，但是丹巴女人長得漂亮是事實，就連老太太也不彎腰駝背。康巴漢子是藏族男人的象徵，肩寬步闊，爽快粗獷，目光凝重，頗有美國西部片裏牛仔的豪氣。

到達的第二天，霞光初起之時來到縣城的農貿集市。集市不大，中間過路兩邊擺貨，熱鬧但不喧嘩。集市上的生意人看似大多來自牧區，以藏族同胞為主，這麼早就開市了，天知道他們多早就上路。把一袋袋山貨擺在腳前，左顧右盼，吆喝生意，聆聽周圍討價還價的資訊，根據資訊隨時調整自家的定價。到了藏區，看看風景和民俗是必須的，淘點山貨是必要的。

山菌種類繁多，貴的便宜的，每斤從幾元到一兩百元不等。松茸被看做菌中之王，其生長環境非常挑剔，經度、緯度、濕度、海拔，至今不能人工培植。遠道而來，萌萌說要買就買菌王。藏區的松茸是整堆整袋地賣，不挑選，不散賣，太脆弱了，經不起折騰。

來到一個藏族女孩的面前，瓜子臉，個子高挑，膚色健康，站姿優雅，一身紅色藏服襯出了她的青春，又艷麗又典雅。女孩的松茸新鮮乾爽，價錢適中，便果斷地買了下來。付款之時老王問姑娘：「你明天還來嗎？如果來，我們再買你的松茸。」「明天不是一大早就返都江堰嗎？」我提醒道。「可以再看看美女！」萌萌善意地說。此話一出，女孩臉上泛紅，靦腆起來。

靦腆之餘她不忘答問：「明天去森林找松茸，過兩天再來。」「你不怕野獸嗎？比如蛇和老虎。」我問。「蛇不可怕。」「那是我的最怕，除非它化身成白

娘子。」「什麼是白娘子？」「那是故事《白蛇傳》裏的一個角色。」看着她，我腦子裏出現了女孩在森林裏找松茸的畫面，手提竹籃，時而掃視四周，時而俯身採摘，仙女下凡似的。

「又漂亮又樸實！這樣的女孩到哪裏找？」萌萌像是自問，又像是與我討論。「這就是女人的魅力了，管你東方美還是西方美，還要性格美才算美，謙卑、善良、自強，否則就花瓶一個，辜負了美。」女人說女人，真是有得說。

逛着聊着，我發現有四川貝母。川貝是一味名貴的中藥材，潤肺、止咳、化痰。幾年前，朋友在藏區的親戚寄點給她，當聽說我在咳嗽時，就趕快寄點來。那寶貝呈粉性，白色，質硬脆，咬在嘴裏微苦，形似「懷中抱月」。我混合貝母與雪梨冰糖蒸而食之，效果奇好，從此不忘。道孚再見，我如獲至寶，再貴都買點。

又是美女，又是松茸，又是川貝，美女就地欣賞，川貝和松茸買點帶走。啟程下山了，路上滿目的高原風光和藏族風情，藏式樓房散落在樹叢中，哪一座是賣松茸女孩的家呢？政策越來越優惠，基礎設施越來越完善，藏民的日子越來越好過。

在香港過慣了的人，到了高原一樣習慣。環境是樸實的，心情是愜意的，遠離浮躁，沒有動盪，買一點山貨，吃點新鮮核桃，悠閒得連腳步也慢了下來。生活還是慢一點好，日子應該心平氣和地過。



▲康巴人衣飾頗特別

資料圖片



閒話煙雨

嗎？對李鴻章其人其事亦應如此。功是功，過是過，是罪有應得還是代人受過？

我注意到最近對李鴻章的評價開始回到實事求是的原則。比如洋務運動，李鴻章無疑是中國洋務運動的領袖和掛帥者。怎麼樣評價十九世紀六十到九十年代的洋務運動？是一筆抹黑，統統以賣國求榮定論，還是實事求是地分析？當時朝內許多大臣紛紛上奏要求「滅」李鴻章，推翻他統帥的「洋務運動」，回到「老祖宗」的軌道上去，上書的奏章高達數尺。守舊派、保守派、清流派啊！瞧李鴻章是這麼說的，他說：「西人專恃其槍炮輪船之精利，故能橫行於中土。中國向用之器械，不敵彼等，是以受制於西人。居今日而日攘夷，日驅逐出境，固虛妄之論；即欲保和局，守疆土，亦非無具而能保守之也……」

李鴻章說得實事求是，中國不發展工業，不發展軍事工業，想強國，夢也！空談強國，不正視眼前的國力，不去圖發展而談攘夷、和局，都不過是痴人說夢、一廂情願。我十分贊同李鴻章

再議李鴻章

白頭翁

的話。一位從國外回來的老先生曾講過一句話，我印象很深，他說他祖上就出洋留學，中國派留學生的創始人是李鴻章。同治二年李鴻章就辦外語學校招收十四歲以下的學生專攻外語，由政府出資派留學生去海外留學。講中國對外開放，李鴻章不能忘，不能少，不能不說，不能一筆帶過。李鴻章當年曾响亮地提出：着力興辦軍事工業以「自強」，大力興辦民用工業以「自富」。此乃真知灼見。他創辦了北官鐵路局，自行修築了我國第一條鐵路；開礦、興學、改革科舉辦法、增加數學考試，都得力於李鴻章的力倡手推。李鴻章還積極設立電報學堂，聘請外籍教師上課，進口外文書籍，組織人員翻譯，傳播先進技術。李鴻章在批判朝中那些守舊僵化的勢力時說：「士大夫囿於章句之學而昧於數千年來一大變局，狃於目前苟安，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創巨而痛深，後千百年之何以安內而制外。」痛定思痛，他批得痛快。

我後來才知道「實事求是」最早也是李鴻章提出來的，是給天津大學的前身北洋大學提的校訓。對李鴻章的評價正方興未艾，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離實事求是是越來越近，李鴻章到今年整整去世一百一十八年了，一百一十八年後仍未「蓋棺論定」，李鴻章是世上第一個提出「實事求是」的人，對他評論無疑也應該實事求是。李鴻章的照片就掛在二堂內。我細細看着，瘦臉淡眉，清



▲李鴻章一生功過值得再評述

資料圖片

鬚隆鼻，細眼寬額，如果不是穿着那身方圓圈補子的一品官服，該是個慈祥寬容有智的老人……（「直隸總督署印象」之三）